

海洋文明

美洲殖民地的宗教



欧洲人在北美渗透和殖民的方式各不相同。16世纪中期，西班牙人占领墨西哥海湾。随着海上探险的兴起，具有野心的探险家逐渐渗透进内陆地区。1565年，北美大陆的佛罗里达出现第一个永久的欧洲殖民地——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17世纪初西班牙舰队甚至已经到达阿拉斯加沿岸港口。但是由于北部原住民复杂的部族文化与联合抵抗，西班牙的侵略活动一直未能得手。殖民活动及农业开发常伴随着基督教传道。大部分新大陆的西班牙领地由教宗指定，他们强烈希望在当地居民中传播基督教信仰。起初，欧洲人日渐增强的海上航行能力使他们更容易在沿海区域建立殖民地定居点。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传教基地逐渐向新墨西哥、得克萨斯和下加利福尼亚往北的太平洋沿岸地带延伸。西部内陆的渗透还到达了蒙大拿和内华达各州，这为以后数代的殖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西班牙来说，竞争来自法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对美洲的兴趣在17世纪和18世纪间稳固增长。

16世纪上半叶，作为其伊比利亚邻居的对手，受西欧宗教和政治冲突的影响，法国船员在加勒比海和大西洋地区的活动频繁。他们突袭并俘获了大批从巴西和墨西哥往返的船只，这使得当地人十分惧怕法国人。其中最令人吃惊的，就是1555年在哈瓦那（Havana）发生的有法国皇家海军舰艇参与的袭击。1559年，法国和西班牙签订和平条约，承认了中美和南美是西班牙的势力范围，但却搁置了欧洲人要求开放北方领土的问题。



当《南特敕令》（the Edict of Nantes）承认天主教和新教少数派共存后，宗教战争频发。特别是1562年到1589年间，法国境内的宗教战争异常激烈。17世纪20年代，争端一直持续不断。1685年，国王路易十四宣布废除《南特敕令》，许多新教徒被迫背井离乡，逃至它国。在英吉利海峡和法国的大西洋海岸，加尔文教徒招募到大批的追随者。无论是敌是友，迪耶普（Dieppe）、圣马洛（St. Malo）、圣纳泽尔（St. Nazaire）和拉罗谢尔（La Rochelle）这些港口城市与法国都有着长期的贸易传统。这些地区的航海技术精

湛，海边村落的发展兴盛。尤其是拉罗谢尔，16世纪时，它独立于政府，不受以巴黎为基地的天主教统治者的政策影响，海盗活动和劫掠商船成为上述地区经济的主要来源，也是16世纪信奉天主教的布列塔尼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法国的宗教冲突在早期建立海外殖民地的过程中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s）很快就发现建立殖民地的可行性，这不仅能为立志改革的基督教徒提供庇护，还能为国内深受压迫的新教事业提供收入，并由此发展为在新大陆打击天主教利益的海上基地。新教领袖科利尼资助在里约热内卢海湾的某个小岛上建立了天主教和新教并存的社群。为了在陌生的环境下自力更生，这个小岛上的居住者度过了五年纷争不断的日子，后来他们遭到葡萄牙军队的驱赶。随后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巴西的东北部海岸，但仅有建立于1604年的卡宴（Cayenne）在葡萄牙赶尽杀绝的驱逐活动中保存了下来。在佛罗里达，科利尼于1562年继雅克·里博（Jacques Ribault）之后再次尝试殖民行动。这个地区是突袭西班牙白银运送队伍的理想场所，因为这里是西班牙船只从墨西哥湾出发返航



回国的必经之路。就在南卡罗来纳州这个地方，里博和他率领的男女老幼组成的杂牌军首次尝试建立了定居点。1564年他们被一支佛罗里达东北部沿岸卡罗莱纳港的小股移民队伍打败。关键时刻，英国殖民者因为要竭力支持新的力量而伸出援手。但西班牙人也迅速插手以扫除对他们在美洲利益可能带来威胁的势力。诺曼底的加尔文教徒和布列塔尼半岛港口的天主教徒找到了另外一种贸易公司的模式，并尝试在与欧洲、印度以及美洲进行的商业活动中获得利润。但是来自荷兰的竞争以及持续不断的内乱严重限制了这一模式的功效。美洲中部和南部几乎都被天主教势力占据。

然而在北方，情况却截然不同。我们已经简单讲述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在美洲西北边陲的冒险活动。这些地区虽然人口稀少，部族体系却发展完善，其领土在16世纪之前就已经相当广阔了。美国和加拿大成了欧洲水手们登陆地的最佳选择，这样也避免了因侵略引起的与当地人的冲突。但是由于当地没有权威的政治机构，欧洲人不得不在北美采取与中美和南美完全不同的治理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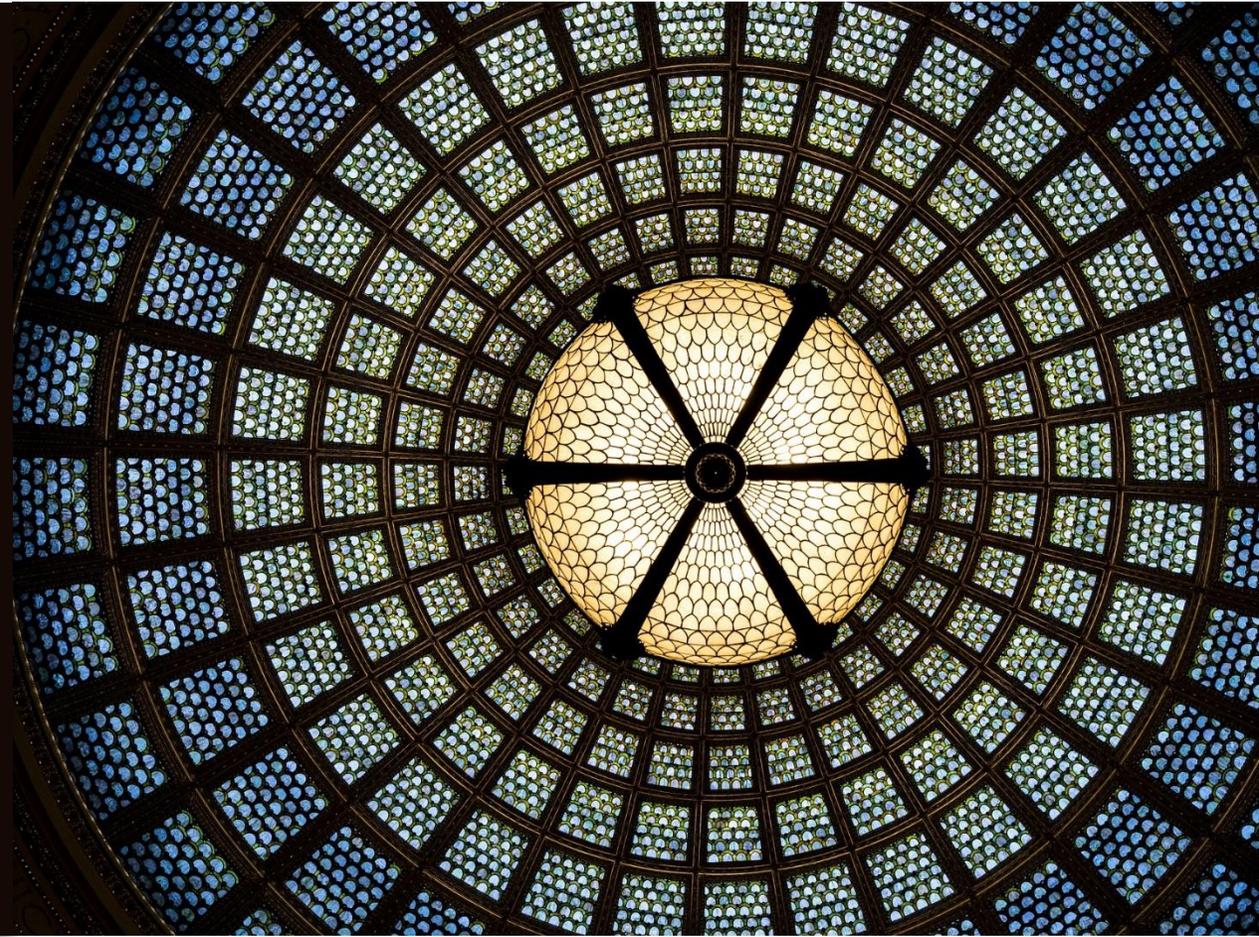
由于当地没有大规模帝国的存在，16世纪抵达北美的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殖民者也不能如法炮制西班牙在中美和南美的方式。当地的美洲人对欧洲人存有戒心。比如，在易洛魁人和休伦人之间长期存在的冲突中，圣劳伦斯河从南到北所有的疆域都被占领。这里成了欧洲殖民者销售武器的市场，也为他们内部的冲突提供了同盟军，同时，这也使得英国和法国都无法轻易进入北美大陆的核心地带。从16世纪早期开始，法国和英国的渔民们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



那里河流密布，港口众多。他们曾来到纽芬兰附近的大浅滩和圣劳伦斯河湾捕获鲸鱼、海象和大量鳕鱼；他们还和当地人交换毛皮，尤其是水獭皮和海狸皮。然而，吸引英国人和法国人来此探险的理由并不是对当地海洋与河流资源的向往，而是自北向西通往富饶的亚洲这一海上通道的地理位置。16世纪20年代，他们绘制出了美洲海岸的轮廓，却没有找到通往东方的可行路线。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早在1497年就宣称纽芬兰归英国王室所有，但是大西洋南部海岸的殖民活动直到17世纪20年代才真正开始。

法国对加拿大的侵略步伐直到17世纪时才不断加快。雅克·卡蒂亚（Jacques Cartier），一个来自圣马洛（St. Malo）的经验丰富的水手，曾在16世纪30至40年代几次抵达纽芬兰探险，甚至到达了圣劳伦斯河，并且在当地向导的指引下发现了位于奥雪来嘉（Hochelaga，今蒙特利尔）的休伦湖定居点。

身为胡格诺派信徒，卡蒂亚本可以和那些逃亡的人一起建立殖民地，并确保建立天主教堂。然而，他却成果甚微。宗教战争转移了人们对这一地区的注意力。就在1603年，法国大西洋沿岸的海边村落中出现了另一位天主教改宗者萨缪尔·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他发现阿尔冈昆人（Algonkians）和休伦人参与了与内陆更远地区的人们的交易，那里湖泊广大、河面宽阔。尚普兰负责寻找在魁北克的贸易港口。1627年，他说服黎塞留红衣主教（Cardinal Richelieu）建立新的法国皇家贸易公司。这组织被赋予了很大范围的豁免权，负责安置因发展农业而被迫离开家园的数千法国天主教家庭。新教徒被禁止进入新的定居点。





在法国和罗马，对于印第安人改宗的前景，人们充满信心。而对北美民众来说，推动他们改宗的主要是耶稣会信徒，后者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会友已经创立了许多方法，包括理性说服和强制信奉。总体来说，17世纪的天主教会强烈反对暴力改宗和奴役异教民族。1622年，被称为传道总会（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的集会为传播信仰而举行。活动起初是为基督教传道而宣传两个主要原则，即吸纳原住民新成员和尊重当地习俗，这些都被称作保持不变的信条。

基督教传教士努力去理解并与北美的各民族达成妥协，然而成功的概率并不大。这是因为基督教的教义对加拿大各部族没有吸引力。他们实行一夫多妻制，在处理内外关系时奉行自己的道德标准和法律传统。他们的精神世界与基督教的教义不相容。他们不住在大型的、长久存在的村落或城镇里，这使得教堂集会非常困难。更何况，在与欧洲人的贸易中，他们只满足于欧洲人为他们提供的枪支和酒精。这是基督教徒永远无法赞同但又无法轻易责难的。

有些传教士被屠杀，尤其是被易洛魁人杀害。易洛魁人与法国人以及作为法国主要同盟者的休伦人之间存在冲突。这种冲突由于欧洲武器的使用以及与荷兰、英国、法国移民之间争夺利润丰厚的毛皮贸易而不断加剧。17世纪时，英国逐渐对圣劳伦斯河地区产生兴趣，而此时，法国的注意力也转向了密西西比河和路易斯安那。1670年，哈德逊湾公司（Hudson Bay Company）成立，他们取道西北并占据了由英国探险家亨利·哈德逊发现并命名的海湾，发展成为毛皮贸易领域的有力竞争者。18世纪，法国海军与英国海军开始了世界范围内的战争。这也不可避免地把新法兰西居民及其盟军休伦人卷入战争。英国军队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胜利促使法国让步，并与英国签订条约，法国势力在北美遂逐渐衰弱。最终，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把宗教信仰、政治分歧和他们的武器、酒精以及致命疾病一股脑地带到了大西洋。从美洲原住民的角度来看，白人的入侵带来的只有衰败和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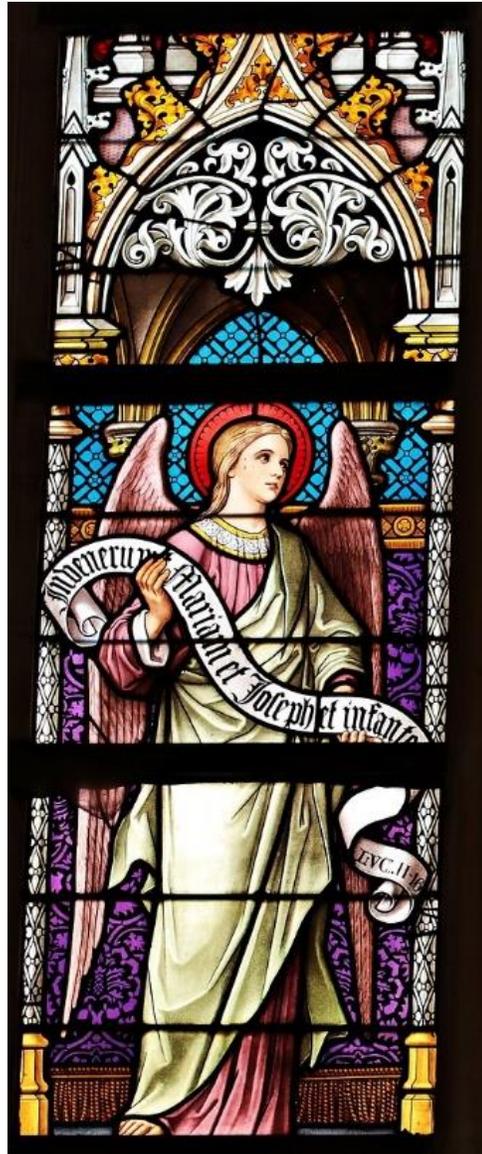


英国人在北美的活动有着强烈的政治和宗教竞争色彩，这些活动包括与法国的竞争以及16世纪后半期与葡萄牙西班牙的竞争。英国宫廷中信仰新教的一派吸取了之前在位的天主教女王的教训，后者对新教徒施加残酷压迫，并得到其西班牙丈夫的支持。由于嫉妒天主教王国从海上贸易的发展中攫取的财富，越来越多的世俗欲望发展起来。英国人的信心不断增长，他们相信其船舰和船员的能力能够使他们赶上甚至超越欧洲对手们已有的成就。举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1577年弗朗西斯·德雷克开始了他的航行，起初他只是想攻击船舰和殖民地，联络那些想抵制西班牙征服的印第安原住民，侦查寻找可开发的基地和殖民地，想以此来削弱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北美的势力。德雷克的小型舰队由皇室和朝臣共同资助，他们希望能通过努力来获取物质、政治和外交上的利益。在佛得角，德雷克凭借武力抓获了一名葡萄牙领航员，以自己的方式沿南美海岸航行并继续向北，先后攻占了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等一些沿海定居点。他还俘获了一艘驶向巴拿马的运载珠宝的船只。在加利福尼亚海岸登陆后，他大肆宣扬英国在新阿尔比恩（New Albion）拥有主权。更多的伊比利亚领航员被俘获并被迫为他带路，他成功跨越了太平洋并向马尼拉进发。1579年，返航途经好望角时，他又与特尔纳特香料岛的统治者达成了商业协议。与麦哲伦和德尔卡诺（del Cano）的环球航行相比，德雷克的世界环游更加暴力且有利可图。德雷克的尝试也为日后英国成为持续两百年的海上帝国提供了先兆。1585至1590年间，英国人首次尝试登陆罗诺克（Roanoke）建立殖民地。英国新国王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在特许公司的资助下，殖民地被成功建立，这也推动了在弗吉尼亚和普利茅斯海湾的殖民开拓。17世纪30年代，已经有数千名定居者在弗吉尼亚从事用于出口英格兰的烟草种植业。

后来发展为美国核心地区的英属北美殖民地几乎从一开始就有着明显的宗教特征。许多早期的移居者是“清教徒”，他们努力在英国国教内部开展严格的加尔文主义思想运动。但到16世纪末，他们显然没有达到这一目标。清教徒们聚集在教堂内，教会领袖说服他们脱离英国国教教会。他们首先去了荷兰，为了在新世界建立一个更神圣更独立的宗教团体，他们来到了由弗吉尼亚公司控制的北部地区寻找定居地。最有名的一个宗教组织就是被称作“清教徒先驱”（Pilgrim Fathers）的宗教殖民者，这一组织大约由百人组成。1620年11月，他们乘坐“五月花”号从英国普利茅斯出发，12月份到达新大陆的普利茅斯湾并创建了定居地。这是一个勇敢的举动，他们幸运地在远航中存活下来，安全登陆，并在早期与当地入结成友好关系。

越来越多的殖民地建立起来，越来越多的务实派清教徒加入进来，这使得殖民地数量不断膨胀。到1640年，移居者数量已有2万人。他们大多聚集在马萨诸塞湾附近，这里正是17世纪40年代早期政治和宗教出现剧变时，新英格兰联合殖民地诞生的地方。虔诚的新教徒既是传教士，也是避难者，他们促使周围当地部族内的数千人改宗，并努力把圣经翻译成当地语言。

和天主教对手治理南北方的情形一样，他们的活动也并不总是和平的。在早期，出现过几次涉及原住民遭屠杀的流血冲突。新英格兰成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传教的中心，他们主张加尔文主义的正统教义，但遭到坚决的反对。后来越来越多的贵格会教徒（Quakers）、再洗礼派教徒（Anabaptists）以及其他基督教派也陆续创建了定居地。马萨诸塞湾南部附近罗德岛的居民更为包容，他们欢迎浸礼会教友（Baptists）、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进入他们的生活圈。



相对便利的海上运输为不同区域的殖民者提供了方便，他们可以沿着好望角的海岸线从南到北寻找更多可供选择的定居点。1632年，在塞西利乌斯·卡尔弗特（Cecilius Calvert）和巴尔的摩勋爵（Lord Baltimore）的资助下，殖民地出现在马里兰的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建立这殖民地原本是为英国的天主教徒提供避难所，但也不排斥约占移民数量一半的新教徒。然而，由于处于统治地位的天主教徒和一些清教徒移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种海外的宗教和谐只是昙花一现。1689年，卡尔弗特家族被推翻，天主教徒的权力丧失。17世纪70年代，大批贵格会教徒定居在新泽西西部地区。他们就是从那里开始了对内陆地区的开发。1681年，贵格会领袖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用他从王室得到的特许状建立殖民地，后来发展成了现在的宾夕法尼亚州。截至17世纪末，英国殖民地内有大约25万居民。到18世纪中期，高生育率以及大量涌入的新成员已经使殖民地总人口达到两百万之多。19至20世纪，航船提速、船体增大、海上商业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等一系列变化，均推动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尽管美洲殖民地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与英国有着密切联系，但这里民族多样，宗教信仰也是多种多样。其中，荷兰和德国加尔文宗占美洲殖民者数量的绝大部分，尤其在1664年纽约成为英格兰殖民地之后。18世纪，德国路德教派成员大批迁入美洲，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长老派信徒（Presbyterians）也来到这里。福音派神学（Evangelical Theology）也在美洲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在这里，多种宗教思想相互交织，错综复杂，这反映在不同会众和他们平凡牧师的灵性追求以及与之相关的品质和地位中。毫不奇怪的是，宗教宽容、言论自由以及参与地区决策的权利，都曾经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依然是当今美国政治的重要议题。

